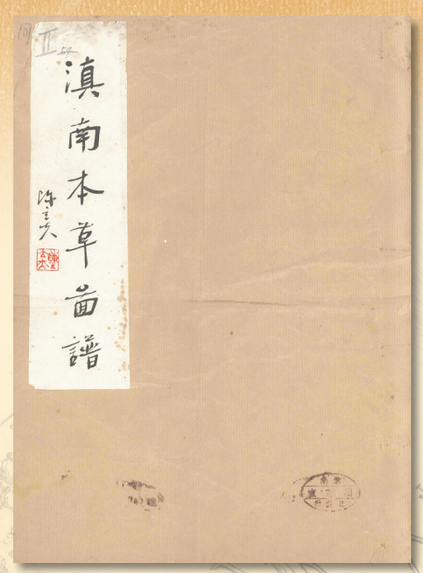
云南文史

《滇南本草图谱》：一份珍贵的医药文献

胡正刚

1945年，中国医药研究所、云南药物改进所研究考证《滇南本草》，编印了《滇南本草图谱》（以下简称《图谱》），这是中国首次利用现代植物学对传统本草进行科学研究，是我国本草医药文献考证的开山之作。《图谱》诞生于抗战烽火中，成书过程艰辛而曲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文献价值，也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内涵。



云南省档案馆 供图

《滇南本草》：薪火相传的文明之光

云南药用植物种类丰富，中医药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兰茂《滇南本草》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40余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性本草。《滇南本草》来源于实践，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详实的本草学著作和医药文献，兼具实用性和文献价值。《滇南本草》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对它的修订、抄印和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让这份古老的文献在历史长河中始终焕发着郁郁生机和璀璨的文明光辉。

《滇南本草》在流传过程中，先后形成了10余种抄本和刻本，其内容也不断被其他著作吸纳和引用。1848年，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图考》）刊印行世，《图考》记载植物1700余种，图文并茂，考据翔实，是传统本草学向近代植物学过渡的重要著作。吴其濬“宦迹半天下”，得以考察和认识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他担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期间，致力于收集和研究当地植物，《图考》收录云南植物370种，引用《滇南本草》近70次。

随着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人们对云南植物有了更明晰的认知，植物学家秦仁昌如此描述云南植物的丰富程度：“非唯独冠全国各省，抑且为全世界植物种类最富饶之一区。”云南是植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乐园，近代以来，到云南采集和考察植物的中西方学者络绎不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到云南昆明办学。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植物学家吴韫珍随校迁到昆明后，就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植物研究中，他以《滇南本草》和《图考》为基础文献，结合实物与标本，考证当地的草药和花卉。

吴征镒是吴韫珍的学生，毕业留校后担任吴韫珍的助教。吴征镒随“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抵达昆明后，就参与到吴韫珍对云南植物的研究考证工作中。

“科学孤岛”上的坚守者

1941年，为解决大后方缺医少药的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组建“中国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由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1938年迁到云南昆明）所长经利彬主持其事，并兼任医药研究所所长。经利彬邀请吴韫珍创办药用植物研究组，作为该所的先行者。研究所设在昆明市西北郊大普吉陈家营一间狭窄的土主庙里，器材、图书都十分紧缺。当时，吴韫珍贫病交加，吴征镒生活也十分困窘，随老师一同到医药研究所兼职。1941年6月，吴韫珍不幸病逝，吴征镒继承老师遗志，承担起他在西南联大的教学任务和研究所待开展的《图谱》编写工作。

1942年8月，云南省建设厅与中国医药研究所合组“云南药物改进所”（以下简称“改进所”），所长由省建设厅厅长兼任，副所长由经利彬兼任，改进所经费由建设厅与研究所共同负担，技术推进及业务工作由研究所承担。改进所办公地址设在东升街省建设厅附近，具体业务则在市郊陈家营的研究所内开展。

改进所宗旨是研究、改进、推广云南本地药物，计划开展调查采集野生药用植物、推广种植药用植物、编制药用植物图谱等工作。抗战时期，经济萧条，改进所经费和人员有限，调查采集和推广种植药用植物进展均不如预期。改进所成立之前，吴韫珍、吴征镒对云南药用植物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改进所组建后，编写《图谱》工作得以持续推进。

《图谱》的编印条件十分简陋，不仅空间狭小，器材和图书也十分缺乏，打字机是从联大生物系标本室借的，书籍文献则向联大生物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等机构借阅。

改进所遭受的困境，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缩影。1943年3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到访云南昆明，考察大后方的中国科技。当时的中国战火纷飞，科学文化事业举步维艰，科学界与海外联络中断，成了“孤岛”，李约瑟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大学及政府的实验室全遭摧毁，科学图书馆或被焚毁，或撤退到西部，从1941年起他们全部被封锁，完全隔绝。”让李约瑟感慨的是，不论处境如何艰难，中国学者始终未曾中断科学事业，并克服困难创造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眼中的昆明是“战时中国的科研重镇”。

改进所是“科学孤岛”上的坚守者，他们推进的事业是战时中国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约瑟参观改进所时，吴征镒等人在艰苦环境里辛勤工作的情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实验室设在古老的庙宇里，在大厅里，巨大的观音塑像下面安放着印刷机，他们正在印刷科学简报。”李约瑟看到的“科学简报”，实则是正在印制中的《图谱》。

本草考证的开山之作

《图谱》的作者署名四人：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经利彬时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云南药物改进所副所长，承担了《图谱》中药用植物的药理分析工作，这项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经利彬囿于行政事务，《图谱》主要由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等“自写、自画、自印”完成。当时，三人都才20多岁。

吴征镒在改进所是兼职，却主管植物组，且自1938年起，就已经与吴韫珍合力研究云南药用植物，是编制《图谱》的核心成员，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考证工作。抗战期间，吴征镒曾多次到大理、丽江、保山、德宏等地调查采集，对云南植物富源有深刻了解，加之编制《图谱》的经历，让他坚定了将研究云南植物进而研究全国植物作为终身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征镒成为著名植物学家、工程院院士。

匡可任曾留学日本，主攻林学，日本侵华后，他毅然回国，先后在战区教师贵州服务团、腾冲中学任职，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吴韫珍、吴征镒，因与师生二人志趣相投，遂转入改进所工作。匡可任曾到开远、文山、西畴、麻栗坡、砚山等地采集植物，他采集的标本为编制《图谱》提供了实物参考。匡可任精于植物形态学，精研石印和绘图技艺，设计了《图谱》版式，绘制了部分形态图。

蔡德惠就读于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后担任吴征镒的助教，全程参与了《图谱》的编制工作，绘制了10幅植物形态图，并撰写了植物形态描述和图版说明。1945年《图谱》完成不久，蔡德惠突染重疾，不治身亡，时年约22岁。

1943年李约瑟到访改进所时，《图谱》已经编写完成并开始刻印。《图谱》的印制进展并不顺利，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云南药物改进所概况》（1943年）记述，原因是“纸张及印刷费昂贵”，须另请专款才能继续印刷。直到1945年4月，《图谱》方才印制完成。

《图谱》考证了《滇南本草》中记载的金铁锁、常山、白芷、臭灵丹等25种药用植物，药物说明包括释名、《滇南本草》原文、基于现代植物解剖学的形态描述、考证、分布、药理、图版说明等，其中有吴韫珍、吴征镒共同发现的新属——金铁锁属。25种植物均绘制了详细的实物外形图和花、实、叶、根的解剖图。《图谱》开创了本草文献结合植物分类学的先例，吴征镒称其为我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不朽的人文丰碑

改进所的计划是逐集编写印制《图谱》，以持续深入研究《滇南本草》。遗憾的是，第一集刚印出，中国医药研究所就奉令解散了，人员随之遣散，改进所也无法再维持，《图谱》后续编印计划被迫终止。

医药研究所解散时，《图谱》大部分呈交教育部，之后下落不明，导致该书未能公开发行流通。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对这本书的知晓度并不高，能目睹原书的人更是稀少。研究所解散之际，云南省建设厅接收了研究所余下的部分图书资料，其中有《图谱》原件一式两份，这份珍贵的档案文献馆藏于云南省档案馆，为后人了解和体认那段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

在《图谱》编制过程中，吴韫珍与蔡德惠先后病逝，为该书增添了浓厚的悲痛色彩。《图谱》成书时，吴征镒在附志里专文记述了吴韫珍对该书的贡献。

时至今日，《图谱》的原创人员均已作古，但他们的精神仍旧长存人间，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黯淡。生命会终止、消亡，但精神的力量却会一直发扬传承下去，凝聚成一座不朽的人文丰碑，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南甸宣抚司署楹联：镌刻在字句间的边疆文脉印记

唐伟 周叶青 罗发清

滇西梁河，群峰绵亘，“傣族故宫”南甸宣抚司署静立其间。这座始建于清咸丰六年，历经三代土司84年建成的古建筑群，檐廊梁柱间的楹联匾额，绝非寻常文墨点缀，而是西南边疆与中华文脉双向奔赴的珍贵实物史料。南甸宣抚司自明正统年间受封，世袭二十九代。民国二十四年，第二十八代土司龚绶扩建署衙，广邀滇西名士撰联，经师爷勘校、土司审定后篆刻悬置，沿用至今。这批以汉文为载体的楹联，既深植中原典章精髓，又饱含边疆民族风情，见证了土司制度下“中央认同边疆、边疆归向中央”的文化格局。

楹联映志：大一统秩序下的双向呼应

元明清三代推行土司制度，既赋予地方民族首领合法治理权，又将其纳入中华文明体系，筑牢边疆对中央的文化归向。南甸宣抚司署楹联，正是这种双向认同的生动见证。

大门“世袭南甸宣抚使宣抚司署”匾额，是中央王朝对土司的一种认可；两侧“宣化万民群生咸遂，抚绥四境百姓为心”藏头联嵌“宣抚”二字，既直指土司职权源于中央册封，更以“宣化”“抚绥”的表述，传递边疆对中央治理方略的主动回应。南甸土司世代研习汉文儒学，龚绶一代通经史、善诗文，其主动接纳汉文化的实践，与楹联中“群生咸遂”的民生愿景形成互证，恰是“中央传递文化内核、边疆主动吸纳践行”的双向呼应。

二堂会客厅“政绍周南喜大江内外野夷熙熙向化成乐土，春回禹甸愿两山东西黎庶济济安生共有司”联，藏尾暗合“南甸土司”。“周南”代指中原礼乐教化，“禹甸”泛指华夏疆域，是边疆主动将自身纳入中华文明谱系的文化宣言。“野夷”“黎庶”的并称，既沿用中原文人称谓，又以“熙熙向化”“济济安生”的平等表述打破隔阂，彰显各民族彼此接纳的认同。这份认同更转化为行动自觉：嘉靖年间缅甸东吁王朝入侵，南甸土司坚守“上报国恩，下安民社”的誓言；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司龚绶顺应历史潮流，促成梁河和平解放，以行动践行楹联中的家国情怀。

公堂“卫我边陲”匾额，与内地衙门“正大光明”匾额的精神一脉相承，既彰显边疆治理的特殊性，更强调土司“捍卫疆土”之责，与中央“守边固圉”的政策形成呼应，深刻诠释了土司制度“羁縻而不失统摄”的双向逻辑。

楹联藏策：治理实践中的多元包容智慧

土司制度的核心智慧，在于“中央允许边疆自主调适，边疆以多元治理回应中央统辖”。南甸宣抚司署楹联，记录了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治理格局。

公堂“执法本如山凛五听三章常深冰惕；官心原似水愿八方九撮莫作波澜”联，尽显“刚柔相济”的双向包容。上联“执法如山”“五听三章”锚定中原司法传统，是边疆对中央律典体系的认同；下联“官心似水”“八方九撮”精准指向傣、汉、阿昌族聚居区，是土司对辖区各民族特殊性的深刻认知。南甸土司推行“族官审问、土司断案”的分层治理模式，小事由民族首领依习俗调解，大事由土司契合中央律典亲审，既维护中央制度统一，又尊重各民族习俗传统。

军装房“偃武修文唐虞盛世；此矛彼盾叔季人情”联，反映“文武并用”的双向适配。依制度规制，土司肩负“听征调、守疆土”职责，明正统年间，南甸与干崖、陇川三宣抚司遵中央号令组建联防，是边疆对中央军事调度的服从；而中央允许土司“偃武修文”，支持其推动“儒学入边”、建孔庙、设私塾，则是对边疆“以文化凝聚民心”诉求的认同。这种“中央需边疆守土、边疆以文治安内”的平衡，凸显“中央与边疆各司其职、彼此支撑”的认同格局。

楹联中的民生表述，是“以民为本”理念下的多元认同实践。“抚绥四境百姓为心”“愿两山东西黎庶济济安生”等句，与《孟子》“民为贵”理念一脉相承，是中央治政思想在边疆的落地。据《梁河县志》载，南甸土司依傣、汉、阿昌等民族生产方式，制定“傣族征稻谷、汉族征杂粮、阿昌族征土布”的差异化赋税政策，是对各民族生产生活特色的尊重。这种“中央传递核心理念、边疆适配多元实际”的实践，让各民族在“政策适配自身”的体验中，强化了对共同治理体系的认同。

楹联融脉：文化交融中的精神积淀

元明清时期，中央通过移民屯垦、文化教化等举措，推动中原文化向边疆传播；南甸土司则主动担当文化“中介者”，积极接纳汉文化精髓，融聚本土文化特质，最终促成“中原文化边疆化、边疆文化中原化、民族文化共生化”的三重认同格局。

楹联以汉文为根基，恪守对仗工整、用典精准的传统格律，是中原文化传播的直接载体。南甸土司的楹联创作实践，将文化交融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援引“周南”“禹甸”“唐虞”等中原经典意象，是对中央主流文化的自觉认同；嵌入“大江”“两山”“八方九撮”等边疆地域标识，是对本土文化特色的深情诠释；以“熙熙向化”“济济安生”的凝练表述，联结中原教化理念与边疆安宁诉求，凝塑出“中原文化为骨、边疆文化为肉”的独特文字肌理。

岁月流转，南甸宣抚司署檐下楹联依旧伫立。这些镌刻历史印记的文字，以“双向认同”为灵魂，既记录了中央与边疆的文化共鸣，也见证了各民族的共生共荣。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这份沉淀于岁月的文化瑰宝，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赓续发展注入了历久弥新的滋养。

[作者分别系中共临沧市委党校决策资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共梁河县委党校副校长，中共梁河县委党校讲师；本文系2026年度全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课题“民族互嵌视域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的实践样态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6YNDXXT46）的阶段性成果]

走近无敌制药 探秘“黑药”故事

杨盼 刘璐

20世纪初，云南民间流传“白药疗伤，无敌治骨”之说。云南白药家喻户晓，而与白药齐名的“无敌治骨”究竟有何来历？这要追溯到百余年前。第三代传人王子荣继承祖传医药技艺，改进“无敌治骨疗法”，成功研制系列骨伤药品，因其卓越疗效被誉为“黑药”，民间更有“一两黑药，二两黄金”之说。王子荣与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同被尊为“一代云药宗师”。

发端明朝，源远流长

云南无敌制药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末。王氏先祖王广恩随军征战至云南江川，目睹将士伤无所医，心生怜悯，决心探寻疗伤之法。他深入山林采药，研习医书，向民间医师请教，经年累月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草药疗伤之法，可快速止血消肿、促进愈合，为后世“无敌”品牌的创建奠定根基。

《江川史志》载，王家“先辈数世均习中草药，闻名遐迩”。至清初，第一代传人王玘继承家学，精通医术、用药如神，更因医德高尚，百姓尊称“无敌真人”。“无敌”之名由此流传，成为承载中医药文化记忆的品牌符号。

匠心传承，体系初成

清后期，王氏医药技艺日趋成熟。王万申作为王玘之子，自小精通中草药，逐步建立起完整的配方体系与加工流程。他依据祖传秘方配制“跌打药”“敷药”“膏药”等，专治跌打损伤、风湿筋骨疼痛，赢得良好口碑。

至光绪年间，王万申之子王子荣自幼习医，潜心钻研、大胆创新，将祖传秘方优化剂型，以其先祖“无敌真人”的道号命名，推出“无敌丹”“无敌药酒”“无敌膏”“无敌止痛搽剂”，标志着“丹、膏、剂、酒”无敌系列骨药正式成型。这一时期，“无敌”品牌已形成完整产品线，成为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族医药代表，与曲焕章的云南白药并称“黑、白二圣”。

在传承祖传医药的同时，王子荣还致力于理论研究。他历时六年编撰十卷本《增补云南本草》，收录云南本土药材206种，其中29味为首次系统记录，填补了云南地方中医药文献空白。此书不仅是“无敌”品牌技术积淀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地方中医药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军旅良方，名家题词

1929年，王子荣之子王树芬在昆明木行街开设“王子荣药房”，采用“前店后厂”模式，集诊疗与制药于一体，继续推广“无敌”系列产品，造福百姓。王树芬心怀赤诚、参军报国，当时“内服无敌丹，外贴无敌膏，不上担架、不打绷带、不下火线”的口号在军中广为流传。朱德元帅亲身体验“无敌丹”与“无敌膏”后，欣然题写“功效惊人，可以济世”八字，高度评价其临床价值。这一珍贵墨迹至今印于产品包装，成为“无敌”品牌信誉与品质的有力见证。

体制转型，创新发展

1958年，随着国家公私合营政策推进，传统家庭式经营模式一度中断，但品牌背后的医药文化底蕴和制药技艺在家族中默默传承。1993年，王树芬之子王昌在昆明成立昆明无敌制药厂，正式将“王子荣无敌”祖传系列药品推向规模化生产，迈出了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一步。

建厂后，无敌制药凭借深厚技术积累和严格质量把控，很快取得“无敌丹胶囊”“无敌止痛搽剂”“外用无敌膏”“无敌药酒”四个产品的生产批准文号。1998年，四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独有品种”，标志着“无敌”正式进入国家药品管理体系；2006年，公司更名为云南无敌制药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成为上市公司贵州三力旗下子公司，开启现代化企业发展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无敌制药已成长为集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无敌品牌从区域性品牌向全国市场迈进。2011年，公司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企业；2013年，“无敌治骨疗法”入选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印证其在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卓越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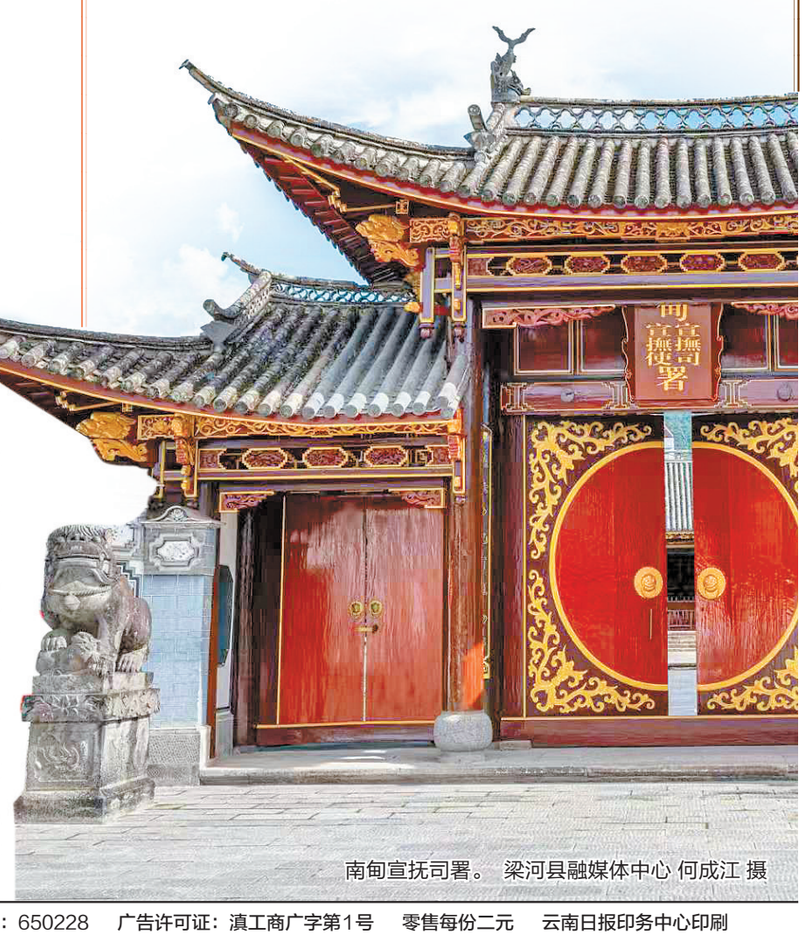
老号焕新，使命担当

历经400余年的无敌品牌，伴随时代变迁，从游医口碑到“前店后厂”，再到现代化工厂，融入上市资本平台，载体虽经更迭，品牌核心的医术仁心、独特疗法却始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

近年来，无敌制药凭借深厚文化底蕴，通过科研赋能、营销创新、校企合作等举措，驱动老字号全方位提质升级。公司始终坚持“千年古法、仁心治骨”的理念，产品涵盖口服制剂、外用药膏、喷雾剂等多种剂型，广泛应用于跌打损伤、风湿骨痛、筋络不适等领域，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面向基层，公司积极组织义诊巡诊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线上科普，普及中医药知识；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为传统产品提供现代药理支撑，推动学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同时建立人才输出合作机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目前，无敌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多省市，展现出民族医药品牌的广阔前景，“无敌”已然成为中医药行业的亮丽名片，正持续书写着新时代的中医药传奇。

[作者单位：云南中医药大学；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滇医钩沉—云南医馆老字号”（项目编号：SKPJ202458）的阶段性成果]



南甸宣抚司署。 梁河县融媒体中心 何成江 摄

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全媒体编辑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228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